

使昶即位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為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

楊邠不知大體五代史

楊邠漢高祖時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王章增估見殺五代史

王章漢隱帝時為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太祖用兵西征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時剝削其下民甚苦之及百官俸廩亦皆取以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

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目見殺

張瓊被石漢卿誣宋史

張瓊為牙中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裡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槌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

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

陳堯咨不循法宋史

陳堯咨字嘉謨太祖時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激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張雍三急宋史

張雍仕宋真宗為兵部侍郎性鄙吝莅事勤恪善為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

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

韓綱激變緹城脫走宋史

韓綱仁宗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苟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特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衢帥衆劫庫兵為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緹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

李中師深刻治辨宋史

李中師字君錫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為治辨然用法刻深

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宋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洛人怨之

### 逢迎

迎合君意者

楊興因問諧周堪事文類聚

周堪張猛為石顯等所譖漢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邪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文粹迎合曹操殺孔融魏書

文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漢獻帝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曹操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傅亮悟劉裕旨還都南史

宋國初建除傅亮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

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  
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  
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  
於是奉辭

宇文愷以奢侈媚帝北史

宇文愷字安樂在周武帝時以功臣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  
三司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近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  
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  
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顛山縣公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  
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  
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  
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

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  
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  
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  
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  
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  
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裴蘊重輕由口北史

裴蘊隋文帝時拜京兆贊務發適織毫吏民懾慄未幾擢授御  
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  
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  
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

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裴蘊增樂北史

裴蘊隋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裴蘊迎諧道衡北史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裴蘊知隋煬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勃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

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裴蘊逢諧蘇威北史

隋煬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憚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王鉷進錢加使唐書

王鉷中書舍人王璠側出子也玄宗以為才進無和市和糴長春官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鷲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貲業皆破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開廢使

周宗迎昇意見齊丘五代史

晉天福年間南唐李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

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立謀禪代齊立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兵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

李通道海陵伐宋金史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

張洎揣摩言事宋史

張洎太宗時奏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訃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

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晚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呂夷簡迎帝意廢后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宋仁宗時為相章獻太后崩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也耆竦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歲中而以夷簡復相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怒對坐廢后傷陛下頸手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黃潛善乘間誣殺歐陽澈宋史

黃潛善高宗時拜中書侍郎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陳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

貶黜

以罪被遣謫者

馮衍守道見黜後漢

漢馮衍字敬通為更始將與鮑永安集也太原不降後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光武怒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行為曲陽令

祖珽以讒間見黜北史

祖珽字孝徵齊後主時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封燕郡公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接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

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有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柳宗元貶永州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

劉禹錫易連州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唐憲宗時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裴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申錫易朕俟命唐書

宋申錫字慶臣文宗時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得罪貶開州司馬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

遺書朝野為咨閱

失聽良言

不用善言事敗而悔者

太子申不聽黃徐言被虜史記

魏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急告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容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玉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容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

殺將軍洧軍遂大破

項梁不聽宋義致敗前漢

秦二世二年項梁自號武信君起兵大破秦軍時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也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之

劉表因韓嵩勸書

韓嵩為劉表從事中郎方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也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操嵩與別駕劉先說表曰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

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以為將軍計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乃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

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表以為懷貳  
陳兵見嵩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  
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  
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  
誅而囚之表外貌儒雅心多疑忌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  
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操還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操征表未至而  
表卒子琮舉州降

邾隆不用趙誘之策致禍平書

邾隆惠帝時為刺史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  
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

會羣吏計議主簿趙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  
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  
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  
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  
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  
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虞綽不聽世南誠致禍北史

隋煬帝太業初祕書學士虞綽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  
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君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  
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  
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

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  
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從綽于邊綽至長  
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  
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

忠嗣沮光弼之說唐書

王忠嗣唐玄宗時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討吐  
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  
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  
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辭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  
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自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  
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

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天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  
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  
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不如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  
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夫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賈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  
不者黥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  
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

李惟岳不用從政言被殺唐書

李惟岳唐德宗時襲父寶臣清江郡王定州刺史與田悅謀拒  
天子命谷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  
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  
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

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  
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  
亮猶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旆拒且人心難知  
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  
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  
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  
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  
于王武俊如其揣云

### 不聽良言

自是而拒人善言者

秦紹不聽田豐謀致敗後漢

田豐事秦紹為謀主時劉備據沛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秦紹曰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  
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夫其會惜  
哉紹聞而怒之操畏紹過河乃急攻備破之備奔紹紹進軍攻  
許豐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衆  
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以為沮  
衆遂械繫之及紹敗軍還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  
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必誅我戰敗  
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

殺之。袁紹既敗，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高幹自矜致敗後漢

高幹，袁紹甥也。靈帝時為并州刺史，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遺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張溫不聽紹謀被害後漢

張溫，獻帝時為衛尉，董卓劫天子西都，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逸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特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袁紹不聽授諫延良被斬魏書

袁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羅仇不納奇策

晉書

沮渠翹弼北凉蒙遜之伯父也言於兄羅仇曰呂王荒菴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勸衆向西平出茗藿奮白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呂光所殺

牢之不聽裕諫被縊

南史

晉安帝元興元年桓玄為荊州刺史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劉牢之拒之劉裕奔其軍事玄至裕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

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向柳不聽范瑔致死

南史

向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之身方雅太尉素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瑔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乎柳為南康郡沙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宋孝武嘗與竣言及抑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李訢不聽璞言致禍

北史

李訢魏獻文帝時為相州刺史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

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帝聞訖罪狀檻車徵訖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踈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訖告外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訖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豐可知有馮闢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闢弟問之足可知委訖從其言又趙郡洎擢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訖貪冒廢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訖之廢也平壽侯張譙見訖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大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擢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歛

之人未若盜臣訖弟左軍將軍璞謂訖曰范擢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說聽其言也也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廢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訖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以告擢訖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擢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訖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擢知文明太后之忿訖又知內外疾之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希旨告訖外叛文明太后徵訖至京師言其叛狀訖曰無之引擢證訖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擢曰公德於擢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擢今敢不忍公公訖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天穆拒琬言先征邢杲北史

薛琬字曇珍魏孝明帝時元天穆討邢杲以琬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鄆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琬以杲為聚眾無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珍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然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琬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琬自隨介朱榮破顥天穆謂琬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

誤國

無謀自用誤國家之事者

景延廣致契丹入寇五代史

景延廣晉高祖時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晉出帝立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入寇晉出帝幸澶州以延廣從皆無功乃出延廣為河南尹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蕭胡篤諂諛隋政

蕭胡篤字合木衆胡篤為人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道宗大安元年為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帝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刺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邪律章奴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 辱命

出使辱君命者

盧昶使宋大佈北史

盧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魏孝文太和中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貌色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菹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

濟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且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歛喙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

# 僭妄

越禮祀分者

王昌偽子與僭號後漢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湏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

以故得全興年十二讖命者郎中太子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謀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廣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史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卿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存人間南嶽誌劉為其先驅朕以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子厚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一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

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以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以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強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即以此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思王鈞行天子大射禮後漢

思王鈞陳敬王羨子也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漢和帝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隱久殺儀家屬更捕得又繫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救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

董卓擬乘舉服御後

董卓字仲穎後漢獻帝初平二年平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璿持節拜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卓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摩謂相逼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摩

公孫度自侯僭擬王魏書

公孫度字升濟起玄菟小吏為本郡太守知中國擾攘圖欲自王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光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遂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車服僭擬王者曹操表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傳至其孫公孫淵國滅

齊王冏僭舞八佾晉書

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惠帝時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閭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趙王倫白版晉書

趙王倫惠帝時僭位刑賞僭差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軍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黃巢妄陳符命唐書

黃巢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者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為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

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

充王從溫僭用天子器服五代史

唐充王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

劉豫稱齊帝金史

劉豫字彥游宋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懋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金將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

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天會七年九月朔旦授策授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新家人皆在宋宋人加忌撫之阜昌

二年豫遷都于汴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

劉豫見執宋史

劉豫為大齊皇帝高宗建炎中初金主欲廢豫先令撻辣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子劉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老閭揚言曰自今不簽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

僖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帥古各予一郡以女貞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十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

劫制

強臣制主者

李侗劫帝幸北塢後漢

李侗獻帝時為車騎將軍封列侯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侗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侗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

穀米自隨入門有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權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權不與米取久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啖食

朱溫威迫昭宗上道 五代史

梁太祖朱溫以兵至河中遣寇彥卿奉表迫請昭宗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椹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李繼筠劫唐昭宗東遷 五代史

李繼筠昭宗時父為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真之彊以為外援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繼筠與全誨等劫唐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其父茂真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真求路以為生茂真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真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

與梁和乎天復三年正月茂真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

### 跋扈

強梁之臣欺罔者

桓温抗命 晉書

桓温字元子哀帝時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帝使侍中顏旄宣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官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道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

川成樂猶廣加疆壘盤牙孰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替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及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將竟則臣據河洛親臨二社廣宣皇靈繼帝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並開穢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齊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桓温上疏覲望禪位 晉書

桓温知朝廷伏殺浩等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

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及簡文帝不豫  
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日一  
夜頻有四詔溫上跡言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  
嗣鳴噓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  
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  
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望跡未  
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  
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  
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  
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  
大司馬知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  
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  
德尊重師保朕躬帝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  
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

桓玄專制方面 晉書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桓溫之子晉安帝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  
州是時寧遠將軍殷仲堪慮玄跋扈遂與楊佺期結婚為援初  
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  
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  
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  
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邁屯于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

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迺造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跡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為玄所敗玄進

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鄆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

高洋以衛士加刃見帝

北史

高洋字子進魏孝靜帝時進封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

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史思明殺使唐書

史思明唐肅宗至德年間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事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莫其無嫌即擢承恩為河北節度副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諗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

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

王承宗拒命唐書

王承宗唐憲宗元和中襲為鎮冀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利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

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今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薛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渙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潯西官歙兵討之

王敬武逐帥自為留後唐書

王敬武唐僖宗時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

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

王師範斬張蟾唐書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卒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唐昭宗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

李羅專擅元史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候道路開通許還四川田里李羅帖木

兒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悉知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壬寅禿堅帖木兒兵入居庸關矣卯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于皇后店不蘭奚力戰也速不援而退不蘭奚幾為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率行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詔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執而與之復孛羅帖木兒前官仍總兵以也速為左丞相庚戌禿堅帖木兒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就宴賚之加孛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

政事擴廓帖木兒奉命討孛羅帖木兒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軍五萬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丙戌孛羅帖木兒前鋒軍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軍禦于清河也速軍于昌平軍士皆無鬪志皇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皇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冀寧戊子孛羅帖木兒駐兵健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孛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庚寅詔以孛羅帖木兒為中書左丞相老的沙為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以也速知樞密院事詔諭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

兒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勲李羅帖木兒  
幽置皇后竒氏于諸色總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別帖木兒並為  
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李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竒  
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  
復出皇后幽之

## 諂佞

阿諛順意取容者

安陵請從王死戰國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  
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之曰王過舉以  
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蔽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

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  
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  
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  
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  
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  
霆有狂兕躡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宮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  
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  
誰與樂此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  
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尋螻蟻又何如得此樂  
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王綰李斯頌始皇史記

秦始皇時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公孫弘飾辭對帝前漢

公孫弘武帝時為左內史弘每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陳萬年教譴前漢

陳萬年字幼公宣帝時為右扶風遷太僕庶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而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譴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禹不直言災異假斷經術前漢

安昌侯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成帝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

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灾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灾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

不疑王氏後曲陽侯及諸王子第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曰助統佞媚晉書

賈充武帝時將鎮關右也荀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而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馮統承悅顏色晉書

馮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晉武帝補遷左衛將軍統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勸乾沒救請故得不廢

才峭佞稱太子盛德晉書

晉武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荀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  
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殷仲文阿諂桓玄晉書

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東晉安帝時兄仲謀薦之於會稽王  
導引為驃騎將軍徙黨於桓玄及玄初篡位入宮其抹忽陷羣  
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王楨之獻諂晉書

王楨之字公幹子猷子也為侍中安帝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  
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獻之也在坐咸為氣咽楨曰亡叔一  
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德願哭妃取寵南史

劉德願性麤率為宋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

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  
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其悅以為豫州刺史

雲定興諂事文述北史

宇文述隋文帝時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有雲定興者為製馬  
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傲之名為許公缺勢  
又遇大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  
深禰耳人又傲之名為許公禰勢述大悅曰雲兒所作必能變  
答我問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袁克妄奏北史

袁克字德符隋文帝時歷蒙鄜二州司馬頗解占候領太史令  
清煬帝大業間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克  
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

萬計

王劭惑佛罔上北史

隋文獻皇后崩王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索充稱文帝符合三五北史

隋文帝仁壽初索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命行年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合表裏言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下永永無窮上大悅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索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乙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

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言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

封倫構宮鴻侈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以楊素營仁壽宮表倫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封德彝裁畫唐書

封倫字德彝隋文帝時楊素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寂不聞外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

王世充

王世充為江都少義領宮監善其為帝顏色所悅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乃雕斲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豕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命喜因密令世充閱觀皆皆端麗合法相者取正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有合意則厚賞世充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河中溺殺之者前後十數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及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在軍中垢面悲泣夜不解甲籍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

袁克妄陳嘉瑞北史

袁克字德符隋煬帝時領太史令煬帝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  
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  
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克復託天文上表陳嘉  
瑞以媚上

士及機悟唐書

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唐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  
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邊召何所事士及卒不  
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  
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  
何聊帝意解又嘗剖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  
機悟率類此

許敬宗倚權肆威唐書

許敬宗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夔魯遂以女嫁蠻酋馮盎  
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  
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  
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  
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  
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躡農田倪古區處問  
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居長安始城之共  
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  
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  
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勛

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米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宋之問媚附張易之唐書

宋之問字延清唐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武后時轉尚方監丞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獻龍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夕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計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賂餉狼籍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誦唐睿宗立以猶險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為御史劾奏貶斬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計次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羞悻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李勣迎合帝意唐書

李勣字懋功唐高宗時為尚書左僕射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等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無忌等持不可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臣下皆以不可今止

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

弘霸四其唐書

郭弘霸為寧陵丞唐武后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占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姚瑋哀類取媚唐書

姚瑋字令璋唐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瑋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

郭弘霸嘗溺驗疾唐書

郭弘霸唐武后時自陳往討徐敬業武后悅之遷右臺侍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

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其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周利貞獻魚唐書

周利貞者唐武后時調益州尉時禁補魚州刺史歸並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網不獲而有魚焉闕得之刺史大笑

楊再思無恥唐書

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武后意申釋之間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虫諫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翦綵縵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俾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楊再思阿匱取容唐書

楊再思唐武后時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州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與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滸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者叱牛不前患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一張虎諂唐書

張易之張昌宗武后時嘗宴朝堂列卿三品宋璟階六品俱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

崔日用起解唐書

崔日用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

思納女後宮日用初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善思由是得罪  
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  
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  
士

祝欽明諂附亂禮唐書

祝欽明字文思擢明經為東臺典儀唐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  
讀授太子絳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桓彥範等  
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目為御史中丞蕭至忠  
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  
國子司業鄭山暉陰迎韋后意繆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  
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太祗享大鬼土有故不預  
則攝而薦迨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帝

用其言以皇后為西厭

詔齋神有文者志進官  
明曰言詔八風舞志許之  
史倪若水功券

聖德中興不  
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欽明於五

免無以深被乃阿附韋氏圖  
諸儒

閻朝隱以身為犧唐書

閻朝隱字友倩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士子悌庶  
讓科補陽武尉唐中宗為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澹靜為辭喜

號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六人

獬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

修詳如此

實懷貞諂附權貴唐書

善諧世權貴官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

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又

任者柰何繩之傳弓曰王綱懷美正坐此屬今日殺之

其祈悔懷貞猶固上之

王鏐俯伏林甫唐書

三鏐玄宗時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頃

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鏐於第左建太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

二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燭薰灼帝寵任

亞李林甫而楊國忠不知也鏐後林甫事之女祿山怙

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子之鏐亦事焉王大夫欲而

鏐至趨地俯伏祿山不覺自夫然治久祿山

其盛亦以附已親之

李林甫迎合奏帝

二十四年帝在東都

頃冬可還李林甫

二都本帝王東西

程賦可也帝大悅

陳希烈諂帝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陳希烈博學尤深黃老唐玄宗開元間遷為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唐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克符詎無符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克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夫之今靈符降賜皇帝意合宜未可官著顯祥搗照無窮其媮倭類如此

馬希樂倭神令政事文籍

唐武宗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養兒人家鼠穴亦倭嘗到衣箱縣令留安語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兒狼和尾西去有頃相史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齊映陪歛貢獻唐書

齊映唐德宗時為相後貶夔州刺史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陪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蕙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

韋綬俚語見黜唐書

韋綬字子章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邪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它日待太子為帝道之憲宗怒曰綬當以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

韓建誣害諸王五代史

韓建唐昭宗時為華州刺史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建遣子允請帝幸華州帝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